

ZHONGGUO
XIANDAI WENXUE
MINGJIA
JINGDIAN WENKU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张恨水

作品

金粉世家
④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 著

(四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怜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

燕西回到家门口，刚一下汽车，只见门房里有个中年汉子，先迎了出来。燕西很眼熟，却记不起他姓什么。只看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衫，又戴了黑色的呢帽，不是什么高明的衣饰，颇带一点流派。他早走上前，给燕西请了一个安，问道：“七爷，你好？”燕西望了一望他道：“我很是面熟，你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李大，白莲花是我妹妹。”燕西微笑道：“哦！我记起来了，她好吗？好久不见了。我们老爷子过去了，我是什么应酬也不能理会。”李大向后一站，道了一声是。燕西道：“你令妹在天津一趟不错吧？”李大皱了眉道：“别提，赔了。回来之后，倒是有几处邀她。她是让你捧起面子来了，为了戏码子，东不成，西不就。现在倒是自己来个班子，早就要来请七爷的示，知道宅里有白事，不敢过来，连电话也不敢打。今天舍妹让我过来，给七爷请安，给三爷大爷二爷请安。”燕西道：“我们现在不比以前了，虽然说不见得就穷下来，可是这样热闹地方，前去不得，给人家议论一阵，可受不了。”李大连连答应了几个是，可是站着也没敢动。燕西站着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再说罢。”说着，进内去了。

李大见他匆匆地进去了，一点没有得着结果，这和今天来的目的，相差未免太远。望着上房，未免发了愣。那门房就叫道：“李大哥，怎么样？和我们七爷说着，得了个信儿吗？”李大走回门房里，皱了一皱眉道：“七爷忙得很似的，没有给我



一句准话，我就这样回去了，交不了差，家里准得有麻烦。要不，劳你驾，进去再给我提一声儿，若是有点好处，我准忘不了你。”说着，笑了起来，和门房连拱了两下手。门房笑道：“不用上去回，要是照你这一套话，走上去，准是碰钉子回来。我的意思，最好就是你请李老板自己来说。七爷碍着面子，他自己不便上戏馆捧场的话，他帮个忙，拿出几个钱来，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李大道：“现在能来吗？她糊里糊涂跑了来，又是个乱子。”门房一笑，接着将头一摇，现出他那很自负的样子来，因笑道：“这就用得着我们了。她来了，我们给她找个地方先坐着，然后悄悄地上去一回话。一见了面，怎样地去说话，我想李老板准比我们还机灵，用不着我们去担心。”李大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可是舍妹不像我，要她在这儿等上三四个钟头，那办不到。”门房用手一指鼻子尖道：“要我们干什么的？你先打个电话来，七爷在家里，她才来，不在家，回头再打第二回电话，你看这办法妥当不妥当？”李大不料门房自告奋勇，能帮这样一个大忙，就连作两个揖道：“那我就感激不尽了，过两天，我先请你喝一壶。”门房笑道：“咱们朋友，交情不在乎这上头，你就照我的话办罢。”李大有了一个机会，自是喜之不尽，回家去对白莲花一说，白莲花是到过金府多次的，只要门房不挡驾，自己有法子见着面，那就好说了。当日自然是来不及去见燕西。到了次日，梳洗好了，连午饭也不吃，就打了电话到金宅的门房里去。门房连说正是机会，今天上午他要在家里等一个人，不会出门的。白莲花听了这话，挂上电话，赶快就坐了车子前来。到了金宅门口，那门房不待人去找他，他竟自迎上前去，笑道：“李老板你来得好，七爷这时候在书房里，你先请到外客厅坐一坐，我去给你送个信儿。”白莲花道：“我带了名片来了，你先给我递了这张名片



去。”于是交了一张名片给他，向他笑着说了一声劳驾。门房听了这一声劳驾，比得了什么重礼，还要高兴。连道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李老板难得来的，这一点小忙，我们还不应帮的吗？”说着，将那张小名片握在手板心里。到了书房里，只见燕西手上捧了一本图书杂志，架起脚来，躺在沙发上看。门房叫了一声七爷，燕西并不曾起身，只是放下杂志，对他望了一望。门房也不说什么，就把那张白莲花的名片，轻轻向杂志封面上一放。燕西一望是白莲花三个字，将名片拿在手里，将杂志一扔，便笑道：“她来了吗？这真胡闹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让她在哪里坐？”门房知道他已完全软化了，便笑道：“我没有敢往里头引，让她坐在外边小客厅里。”燕西道：“胡闹了，一个女客，怎么让人家在外边小客厅里待着呢？”门房道：“那末，请她到书房来坐罢？”燕西对于这办法，还在犹豫着，门房已经走了。

不多大一会子工夫，房门一推，白莲花轻轻悄悄地伸着半边身子进来，探望了一下，见并没有别人，然后笑着叫了一声七爷。燕西道：“请进罢，好久不见了。”白莲花也不见外，就在燕西坐着的那张沙发上坐下。燕西握了她一只手，见她穿的是一件灰哔叽夹袍，便道：“你穿得这样的素净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府上有了白事，我穿得那样花花哨哨地来，也不近情理。再说，要不是我大哥回去说七爷让我来，我还不赶来呢。”燕西心想，我何曾叫你来？你哥哥和我说话，我都没有听完呢。不过心里虽然是这样的想，口里可不能这样的对人说，便笑道：“这更见得你为人客气过分了。”说时，便伸手要按铃，白莲花拦着道：“你又要叫听差张罗一气吗？茶也不要，烟也不要，我们的交情不在这上面。说了两句话，我就走，我也不便在这里多耽搁。”燕西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虽然在服中，难道客还



不能来吗？你的来意，我也明白了。我暂时是不好明目张胆出去玩的，这一层你当然也明白，用不着我来说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我连来还不敢来呢，自然是不敢要七爷出去的了，只要肯帮忙，也不敢劳你大驾。”燕西道：“用不着我出门的事，像我们这样的交情，我哪里推得了？你实说，要我出多少钱？我尽力而为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七爷虽然是一句老实话，我们听了，可是罪过了。凭着什么，要七爷在金钱上帮忙呢？我的行头，凑合着还可以唱几出戏，就是怕上台的日子，上座儿不行，那可要了面子。我想，只要七爷给我提倡三个礼拜，我这头一关打破，就好办了。你别听着说三个礼拜，这日子长久了，其实一个礼拜，也不过唱两天戏，凭你七爷代销几个包厢和三排散座，总不成多大问题。”燕西先听她说，并不要在金钱上帮忙，倒有些奇怪。这时她掉了一个方向，就是不作行头，只销戏票，由她的说法算来，不作行头，就不能算是花钱了，这戏票和包厢票不用拿钱去买吗？心里这样的想着，脸上便有些个不高兴。白莲花原是因为燕西把话说得太直率了，所以说着这话，想来遮掩遮掩，不料越遮掩越坏，倒引起主人翁不高兴起来。于是将头斜靠着燕西的肩膀，一手绕过来，搭在燕西的肩膀上，鼻子里连哼了几声，扭着身子道：“七爷，你总得帮我的忙，你若不帮我的忙，我可急了。好七爷，你最疼我的，你别让我着急了。”这一下子，不由得燕西不把一肚子气消了干净。便道：“你的事情，我有什么法子不答应？不过我现时在服里，实在不敢大闹。花了钱不要紧，真会找上一顿骂挨。”白莲花见燕西已是不能拒绝了，便握着他的手道：“你是知道我的情形的，我除了你以外，并没有第二个捧我的。就是有那些不相干的人来捧我，我也不稀罕他捧。平常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到了这样要紧的时候，我妈就说我平常不肯应酬人，现在



怎么样？我让她说了我好几次，我也没有法子替自己来分说了。我明知道七爷这个时候，是不能出面捧人的，我来找你，真是十二分没法。我说这话，我想你未必相信。”这一阵不痛不痒的话，闹得燕西真无法可以说个不字。便笑道：“我真是要捧场，不但要瞒着外头人，就是自己家里，也要守极端的秘密。若是让人知道了，我们老太太就不能答应我。你是什么日子上台？请你先通知我一声。我虽然不能来，也会请刘二爷代表的。”白莲花知道他已是完全答应了，便笑道：“你若是不便听戏，到后台去玩玩也不要紧。说不定我还可给你介绍介绍两位。”燕西伸手一摸白莲花的嫩脸，笑道：“有这样一个，我就受不了，我还能再让你介绍吗？你真大方，倒肯不吃醋。”白莲花膘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你只认识我一个？那也太难了。你以后就只许捧我一个，你若是捧别人，我不依你的。”说着，鼻子里连哼两声。燕西对于这种醋意，明明是越酸越情浓，心里十分得意。便笑道：“我就听你的话，不捧别人了。可是介绍还得介绍呢。”白莲花道：“哼！我不介绍了。”燕西哈哈大笑。白莲花道：“你这是不成问题的了，我也不便多在这里坐，我先去。”燕西道：“何必回去？就在我这里吃午饭罢。”白莲花道：“那更是不妥，让老太太知道了，真成了那句话，我吃不了兜着跑呢。你若是诚心赏面子，愿意和我吃饭，中晌来不及了，就请晚上到我家里去吃便饭。我不敢说有什么好菜，我一定亲自做两样菜给你吃。”燕西道：“真的吗？不要是把馆子里菜冒充的吧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只要你肯赏光，我一定亲自做菜给你吃。你若是不肯信，回头你就监督着我做菜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家里到菜市上还不远，我不但是做出来，我还要亲自到市上挑选一番，看是什么东西做出来好吃。可是我忙了一阵，你要不去的话，我真会怪你。”说着话，她



已是站了起来，两手都握了燕西的手，装出那种十分亲热的样子来。燕西始终也没有说去，不料她倒说得那样肯定，简直是非去不可。因点点头，向她微笑。白莲花撇了嘴，微微地跳着脚，又扭着身子道：“那不行，你骗着我去买了菜，我倒是自己来吃吗？”燕西笑道：“你有点不讲理了。你说要做菜，又说要亲自去买菜，好意虽是一番好意，但是我自己想着我自己的事，是不是有工夫去呢？我还没有算计好。”白莲花不等他向下分辨，便道：“我明白七爷的心事，以为我现在要七爷捧场，才请七爷去吃饭，有点势利眼。其实吃饭是吃饭，捧场是捧场，决不能混在一处说的。”燕西道：“糟了，这样说，倒是我怕捧场，所以今天不去吃饭。我们一言为定，下午六点钟，我一定到你家去。可是我和你有约在先，千万不要弄出许多菜。要弄许多的话，留着我再回再去吃。你看我这样多于脆，你只约我吃这一餐，我连第二第三餐，都答应去了。”白莲花一听燕西的口音，决不会反悔的，这就高高兴兴的辞别回家。

燕西当时原是碍着她的面子，及至她走了，一想到这样热孝在身，就到女戏子家里去捧场，人家知道了，固然是要骂，就是自己良心上说来，这种举动，也太不通情理。难道说父亲去世，又接着分家，这样生离死别的环境之下，还能作乐吗？白莲花自己来了，这面子驳不过去，给她几个钱，也就完了，何必一定要自己捧场？这样一想，所说的话，也就不觉得完全推翻。正午本约了两位旧同学，商量自己出洋求学的问题，留着吃过饭，谈谈说说，自然也就不觉是下午三四点钟了。所谈的结果，是自己要补习英语，这一步不预备得充足，纵然是身边多带一些钱，也减少许多兴味。自己一想，也是不错，我的英文，本来有些底子的，无故把它丢了，实在可惜。就是不出洋，把英文练习好了，也不算坏。这样想着，客去以后，就在



书房里不走，翻出几本英文书来看。然而当他翻着英文书看了几页之时，白莲花催请的电话就来了。她在电话里说，不一定在吃饭的时候到，早些去，也可以多谈谈。燕西一接电话，便笑道：“何以这样快？我这人真未免太馋了。”白莲花在电话里再三央告着，说是必得去，若不去，我就急了。燕西被她央告不过，笑了一笑，只好答应就来。白莲花还怕他这话靠不住，说毕，又切实叮咛了几句。燕西原是想，用话能敷衍过去，也就算了，现在白莲花这样殷勤地表示着，若是不去的话，未免太不给人家面子。好在到女伶家里，和到戏院子里去捧场，完全不同。这不过男女朋友，彼此往来，决不能认为是捧场。就是让人家知道，也不能说我什么闲话的。这样想着，把刚才要读英文的计划，就完全抛开。在孝服中穿绸衣是不可能的，穿布衣服，又从来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。这只有一个法子，改穿西服，至多不过是袖子上圈上一道黑纱，于漂亮上是毫无妨碍的。他这样的一想，立刻挑了一套漂亮西服换上，然后坐了汽车，匆匆向白莲花家来。

白莲花听到门外汽车声响，却一直到大门外来。手搀着燕西下车，笑道：“真对不住，还要你抽空跑来了。”手握着手，二人笑嘻嘻地走进门去。白莲花的母亲，也是苍蝇见血一般，老远地拍着手笑道：“真是给面子，一个电话就催得来了。”迎上前，说了一句好久没见，就放连环套似的，胡乱着问了一阵好。燕西也来不及答应，只口里含糊答应着好，点头而已。白莲花已是有名坤伶，所以她家就住了一所独门独院的屋子。北房三间，是白莲花的住所。在这三间中，一间是白莲花的卧室，两间打通了，作了白莲花的会客室。燕西来了，白莲花毫不踌躇地一直引他到卧室里来。白莲花已大有南方人的风味了，卧室里面，正中也放了一张铜床，也摆两张大小的沙



发，没有炕，也没有北方人用的那种粗笨的大四方凳子。燕西笑道：“你去了一趟上海，几趟天津，慢慢也讲究舒服了。”说着，坐在床上，用手连按了两下被褥。白莲花道：“也不是为了图我一个人的舒服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不是图你一个人的舒服，这是为了图多少人的舒服？我倒要问个清楚明白。”说时，拉了白莲花，就向着她脸上望了，逼她回话。白莲花红了脸笑道：“你又猜到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，不过说是有客来了，可以引到这屋子里来坐坐。”燕西道：“这不结了，我问的话，没有错呀。”白莲花瞟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到我这屋子里来的客，姊妹们不算，男的可只有你一个呢。”燕西握着她的手道：“我不信，你有什么法子证明你这一句话不是假的？”白莲花道：“那很容易，叫我妈来问一声，你就明白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不用别人证明，只要你自己证明就行了。”白莲花道：“我自己要证明什么？我已经说了，就是你一个人到我屋子里来的时候，那就只有你一个人到我屋子里来。”燕西道：“不是口说，要事实来证明。”白莲花低声微笑，向外一努嘴道：“别胡闹。”白莲花母亲李大娘正沏了一壶好茶，要向屋子里送，隔了门帘子，听着这句话，就默然站在外边屋子里，不进去了。过了十几分钟，李大娘故意将外面屋子里东西弄得响，燕西和白莲花就出来了。白莲花母女，这个时候，是二十四分快活，比买彩票得了头奖还有把握些。李大娘走进走出，张罗着茶水，白莲花坐在身边，陪着谈话。还是燕西笑着先开口道：“你不是要亲自做菜给我吃的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就是这一层，可把我为难死了。我要是去做菜吧，这里就没有人陪你。我要陪你吧，又没有人做菜。所以我在陪你说话，心里可就估量着，这事要怎样的办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这可真叫你为难。但是我有个办法了，我和你一路下厨房去，于是你也陪了我，你也做了菜我吃。”白



莲花笑道：“那怎样行？厨房里有煤灰，脏了你的衣服。”燕西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也爱看人做菜。”白莲花抢着道：“你别信口开河了。你爱看人做菜，你在家里的的时候，天天待在大厨房里吗？”燕西笑道：“我说的人，是美人的人，不是厨房里那些笨猪似的厨子。你不信，我在家里的的时候，还喜欢用火酒炉子，在自己屋子里自己做菜呢。”白莲花顿着眼皮想着，微微一笑，摇着头道：“你下厨房，那使不得，还是我陪你，让他们去做罢。其实我做的菜，也不如他们。”燕西学着那戏院子里小生的样子，将右手一个食指，横着在鼻子下一拖，接上提起大腿，在大腿上一拍，于是将食指向地下画着圈圈，身子一扭道：“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哟……”白莲花轻轻在他胳膊上捏了一把，低声道：“你少说两句，好不好？他们听见，有什么意思？”燕西见她那种风情流动的样子，也就忍不住笑将起来。白莲花道：“你若有工夫出来玩，在我这里吃过晚饭之后，我们一路去看跳舞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反正还没有唱戏，就是回来晚一点，也不要紧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好，我哪里有那样大的胆子，现在居然就去上跳舞场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老是这样死心眼儿哩。”燕西听说，于是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两人在这里谈话，李大娘自去做菜。等到把菜饭做好了，已经晚上了。吃过了晚饭，白莲花纠缠着他，非要他陪了去看跳舞不可。燕西觉得她意思太殷勤了，总不便过拂，果然就依了她，一路到巴黎饭店去看跳舞。这个跳舞场，常是一直跳到大天亮的。燕西和白莲花到了饭店里，索性叫汽车夫开了汽车回去，不用在此等候。到了次日，燕西又在白莲花家里吃午饭，白莲花才正式开口，叫他拿出一些钱来，好筹备登台的一切事情。燕西手里，正有着几万块钱，一点儿小应酬，当然是不在乎。便道：“这个你用不着为难了，要多少钱，我给你



筹多少钱就是了。”白莲花听说，偏了头，作出那沉思的样子，右手点着左手的指头，口里念着，这样一百，那样八十，竟数出不少账目来。燕西估量着，已经有四五百块了。便道：“不用算，我下午送五百块钱来罢。这也许不够，不够的话，我给你再行补上。你看我办事干脆不干脆？”白莲花听说，什么也不曾答复，先就是一笑。他们是在屋子里说话，李大娘在隔壁屋子里听了，便接着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将来我们怎么谢谢七爷呢？”白莲花由屋子里向外一跑，皱着眉道：“这又碍着你什么事？要你在外边搭碴儿。”李大娘心里也明白，年轻人坐在一处讲情话，是讨厌年老的人在一边坐着碍眼或答话的，于是笑着一缩脖子道：“算我多事！可是我也是实心眼儿的话呢。”她说，已是走出去了。白莲花回转身来，燕西握着她的手笑道：“你对于妈，一点不客气，你妈也太惯你了。”白莲花道：“并不是我和她不客气，她说话东一句，西一句，听了怪腻的。”燕西往常来，李大娘总是不即不离地在一边照应，燕西真也有些不愿意。可是白莲花却是丝毫没有感，今天她只搭了一句腔，就让白莲花把她赶走了，当然是极痛快的事。因笑道：“今天回家，她没有问你什么话吗？”白莲花说：“没有问。”燕西道：“她放得下心吗？”白莲花白了他一眼笑道：“有什么不放心？难道怕你把我拐去卖了吗？我们还是谈正经事好不好？”燕西起身笑道：“不用谈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话，五百块钱，晚半天送来。我今天下午，万抽不开身，家里有好些事。”白莲花只说得一句不是为钱，第二句也就说不出来了。燕西急于要走，不能停留，白莲花就握着他的手，送出大门口来。燕西上了汽车，白莲花还在门口站着呢。

他到了家，已见两乘大车，在门口停着，堆满了东西。燕西问门房道：“四小姐不是说还有两天搬吗？怎么今天就搬起



来了？”门房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四姑爷今天上午，带了两个人来收拾东西，接上就搬。听说那边新房子，还没有裱糊好呢。”燕西觉得也是奇怪，便一直到刘守华这边屋子里来。只见屋子中间，放了一只大箱，箱子大开着。刘守华一样一样的向里面塞，西服脱下了，只穿了一件衬衫，然而他头上，还一阵一阵向外冒汗珠。道之手上提了一个小皮包，由里面套间里出来，小皮箱上还挂一把钥匙，似乎最后一只紧要箱子，也收拾完了。道之看见燕西，便道：“这样子，你是刚才得着消息，来看情形的，对不对？”燕西怎能说是不对，便道：“很奇怪，你们怎么突然地就搬了？”道之道：“不搬作什么？在这里当重大的嫌疑犯吗？我们总还可自立，不至于去靠父亲一点遗产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脸色已是慢慢地板起来。刘守华皱着眉，唉了一声，又一跺脚。道之眉一扬道：“你姓刘，你不敢惹他们。我姓金，我怕什么？”刘守华道：“你就是为了充好汉，弄得没有人缘。现在只剩两个钟头了，你还要充好汉？老七还没有懂得原委，你糊里糊涂说上一大堆，人家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？”燕西道：“果然的，为了什么事呢？”道之冷笑道：“什么事？三嫂很不满意我，说要分，从外姓分起。你想，在这里住的外姓还有谁？我早就要搬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姨奶奶在外面呢。偏是大家留着。”燕西听了这话，才知道她和玉芬又有口角的事了。便笑道：“她纵然有什么话，也不能代表我们大家的意思。树倒猢猻散，大家都是要走的了，你又何必先忙？”刘守华道：“你既知道树倒猢猻散，那还有什么说的？而且我们还扔了一个日本姨奶奶在外面。”道之冷笑道：“这一来，秃子作和尚，你倒将就着，若不是父亲过世去了，我就在家里住一辈子，也不搬出去，弄得你离而不离，合而不合，看你怎么样？”刘守华笑道：“当着你兄弟的面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怪不得这几



月说找房，总是一句话而已。”道之道：“你别高兴，搬出去之后，我也不难为她，和你好好的说说，让她回国去。嫁到中国来，还不免给人作姨太太，那何必呢？”这样一提，刘守华不敢再说什么了，一人自去捡他的箱子。

燕西站着望了一会儿，也是不好说什么，自回自己屋子里去。只见清秋伏在案上，似乎在列一张什么表似的，画了一些横格子直格子，格子里面，写了许多细字。远远地看了一眼，也不去理会。清秋见他向软椅上一躺，腿伸着直直的，似乎是疲倦了。笑道：“你在哪里来？累了吗？”燕西心里有事，以为这话是讥刺他的，很不高兴，默然没有作声。清秋哪里知道这一层原故，依然画她的表。一直将表画完了，高高兴兴地拿到燕西身边来。笑道：“请你看上一看，我这个表，列得怎么样？你还有比这完全些的计划没有？”燕西睡在那里，先是想到白莲花的那笔钱，继而想到刘守华之走，伏了大家分散的预兆，照此下去，不定哪一天要散到自己。散到了自己头上，那就钱也为数不多了，现在似乎不能不谨慎一点，以为将来之计。由省钱便又想到了白莲花的那一笔款子，这是不是要拿出来哩？这不成问题，当然要拿出来的，难道还能在一个坤伶面前丢了这脸不成？好在也就是花这一次的，以后不要浪费就得了。我在歌舞场中，多少钱也花了，岂在乎这一点款子。这样地想着，把要消极的意思，又兴奋起来。正想到这里，清秋把那张表送来了，燕西也不曾伸手去接，就拿在手里一看，上面写的几个稍大的字是：“小家庭第一年预算表”。燕西将手一挥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不要让人家笑话了！我们家里这样大的家庭，也不知道什么叫预算表。到了我们手上，就要作起预算表来，真是会做作。”清秋一头高兴，碰了他这样一个钉子，真是不快



活。然而就这样拿了转去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勉强笑道：“并不是我做作，你想呀，以前我们家开销虽大，进款也大，只要用得不过分大，就不必预先筹付。将来到了我们自己手里，能有多少进款，现在也不知道。就是分这样一点家产，我们也要好好保留着，怎么不要在事先预算一下？”燕西突然站起来道：“这样说，你是料定我没有本事弄钱的。我纵然弄不到钱，我的家也用不着你操心来支配！”清秋让他说一顿，愣住半天不能做声，默然地将那张表放在桌上，然后才很和缓地道：“不要我画表，我不画就是了，这也用不着生这样大的气。我也不懂什么道理，我现在作事，总是不如你的意。仿佛我和前几个月，另变了一个人。我也知道你的心事，大概是被那跳舞场紫色灯光，和那沉醉的音乐迷住了。不过我想，一个人必定要到舞场上发泄爱情，恐怕总不会走上正常的道路。依我看来，那不过是求一时愉快的人所做之事，绝不是永久的办法。”燕西脸一变道：“你这不明不暗的话，指着谁说？我什么时候上了舞场了？你说这话，在平常还不要紧，当我有孝服在身的时候说我，你简直是加上我一行罪。但是我也不怕你说，纵然是事实，也不见得有什么法律来制裁我。”他说着，脚就在地板上用力一顿，咚的一下响。清秋再想说一句，见他气势汹汹的，决也不会接受。这样说下去，徒然使二人的感情破裂，那又何必。因之燕西站着，她倒反而默然无声地拿了一块橡皮，似有心似无心的，去擦抹表上的格子，擦出了许多纸屑，低了头只管吹着。燕西见她不做声，自己的确是有虚心事，不能反去责备人家，因此也就不说什么了。



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

这时，清秋一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，道之却来了，站在房门外道：“清秋妹，我马上就搬走了，改天来看你罢。”清秋只知道她要走，不知道走得这样快。自己惟有和她最好，听了一个走字，心中立刻一跳。道之说了一句告别的话，抽身便要走。清秋连忙赶上前来，一把将她拉住道：“既是要走，何不在我这里坐一会子？你知道的，你若是走了，我更显得孤寂了。”道之执了她的手道：“好在你是很爱清闲的人，不见得为了短一个我，就会寂寞。你真要感到寂寞的话，可以到我家里去玩玩。我的东西，都捆扎好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”清秋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心中无限地凄怆，道之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跟，竟有几点眼泪无端滴了下来。当然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不能不将道之送了出去。

燕西对姊妹之间，却无所谓。道之在外国多少年，也不觉得什么，现在道之不过搬出去住家，更是淡然。所以清秋虽然送道之走了，燕西倒落得打开箱子，取出了两叠钞票，揣在身上。这钞票是亲自开支票，在银行里取来的，乃是五十元一张，十张一叠，随随便便正是藏了一千元在身上。身上既揣了钱，便觉屋子里坐不住，于是缓步踱到书房里，和白莲花通了个电话，叫她自己来取钱。那边白莲花接的电话，却出于他意料以外，说是身体不好，自己不能来。燕西一想，费了许多工夫，才得我松了口，给她的钱，怎么我叫她来拿钱，倒反而不



急呢？难道是用不着要钱了吗？无论如何，能这样子傻，恐怕真是病了，也未可定。当日白天因为出去的时间太久了，不能再出去，直到次日吃过午饭，才一直向白莲花家来。本来是很熟的，直向她卧室里走。他一掀门帘子，倒不由得不猛吃一惊。原来白莲花屋子里，这时却另有一个女子在那里，看那年纪，也不过十六七岁，身上穿了一件黑色雁翎绉的长袍，一直拖平了脚面。乌的颜色不算什么，最妙的是沿衣服四周，钉了一匝白丝辫盘的花边。衣服的下面，开了长长的叉口，露出那芽黄色的长管裤子，颜色极是调和。这种装束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，很容易看到。只是这个女子的皮肤，白得像雪搏的一般，有了这乌衣在身上一衬，就黑白分明了。她是鹅蛋脸儿，天生的白中带红的颜色，没有擦上一点脂粉，配上那微髻下梢的黑发，如黑漆一般的眼珠，实在由那绝不艳丽的当中，表示艳丽出来。真不料白莲花家里，有这种人才，也猜不透是什么人。因之燕西进也是不好，退也是不好。白莲花正躺在那沙发上，看见燕西进来，连忙向前相迎。那个女子，将身子一侧，就想由燕西身旁挤了出去。白莲花笑道：“傻孩子，别走，七爷又不是外人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一面就对燕西道：“这是我的妹妹。”于是她走前一步，客客气气，和燕西鞠了一躬。但是鞠躬之后，也不等燕西说第二句话，一字不响，就走了。燕西望着门帘出了一会神，笑问道：“你又冤我，我从来没有听见你说过有这样一个妹妹。”白莲花道：“她是三婶的闺女，比我小两岁，能叫妹妹不能叫妹妹呢？”燕西笑道：“以前怎么总没有听见说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以前她是人家一个姑娘，我和你们提起来作什么？现在她没有法子，为了经济压迫，也只好来唱戏，所以，我能给你介绍。”燕西连连鼓了两下掌道：“好极了，她也要上台吗？我一定捧场。”白莲花瞟了燕西一眼道：